

CHUANGZAO XIEZUO SIWEI

# 創造写作思维

李少和 著



5/60  
6115  
180

創造寫作思維

李少和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皖)新登字03号

## 创造写作思维



新华书店经销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7 字数：150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ISBN7—5336—0936—0/G·1387

---

定价：3.20元

# 目 录

|   |                              |     |
|---|------------------------------|-----|
| 一 | 创造写作思维的界定、研究<br>范畴与研究方法..... | 1   |
| 二 | 创造写作思维的结构.....               | 28  |
| 三 | 创造写作思维的运思进程.....             | 64  |
| 四 | 创造写作思维内部语言<br>的外化.....       | 98  |
| 五 | 创造写作思维能力的培养.....             | 169 |

## 一、创造写作思维的界定、 研究范畴与研究方法

1

每一位写作者都明白生活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但并不是每一位留心于生活的人都会写文章。每一位作家对生活都有特别的感受，但并不是每一件事物，每一个生活场景对他们都有等同的艺术张力。这就是写作者各自不同的思维品格所致。

写作既不是文章，也不是生活，而应当是由生活到文章的中介。文章是对生活文字表述的思维结晶，它所展示的是定型化的思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对生活思考的结果，而难以弄清它的形成和发展。另外，从思维到语言，有一个不断凝聚、不断清晰、不断条理化以至不断精巧的过程，作者在寻找最佳文字表述方式时的选择、比较，我们也是难以知道的。同时，文章是一种有序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序并非思维过程之序，更不是认识生活之序。可见，文章只能显示思维加工的终点，而难以展现思维加工的起点和过程。

因而，写作所要抓住的不是写作最终结果——文章，而是写作活动的全部过程，即写作主体是如

何认识生活，表述认识结果的。

从生活到文章，中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而思维则是其间必经的通道和桥梁。

一篇能称得上文章的东西，即使再简单，它都凝结着作者思考的汗水，闪耀着作者思辩的光辉。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sup>①</sup>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就是专门论述艺术创作构思的。法国文学家布瓦洛说：“你的思想是明朗还是暧昧，你的文词相应地就是含糊或清晰。”<sup>②</sup>契诃夫强调作者“得永远工作，永远思考，因为他不这样就没法生活。”<sup>③</sup>郭小川也曾对一位写诗的朋友说：“我觉得，你有一种好的品质，就是，不断地思考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是文艺工作者的最重要的品德，没有这个品德，只能搞‘雕虫小技’。”<sup>④</sup>

对于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来说，用在思维上的功夫，要远远超过抓笔写作的功夫。写作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写作最艰巨、最痛苦的阶段，不在于执笔

---

① 《孟子·墨子章句(上)》，《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0页。

② 布瓦洛：《诗的艺术》，见《西方文论选》上卷第294页。

③ 符·拉迪任斯基：《回忆安·巴·契诃夫》，载《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02页。

④ 郭小川：《谈诗书简十二》，见《谈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64页。

为文之时，而在于动笔之前的思考阶段。托尔斯泰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谈到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时的心理状态：“我感到悲哀，什么也没有写，痛苦地工作着。您简直想象不到，我在这不得不播种的田野上进行深耕的准备工作对于我是多么困难。考虑，反复地考虑我目前这部篇幅巨大的作品的未来人物可能遭遇到的一切。为了选择其中的百万分之一，要考虑数百万个可能的际遇，是极端困难的。我现在做的正是这个。”<sup>①</sup>对此，邵荃麟曾经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写作品有点象做母亲的十月怀胎，人物形象和故事的意义总是在孕育过程中逐渐明确起来的。所谓孕育过程也就是写作的思维过程。通过思维，写作主体才能将其对生活的观照和体验表述出来。人们常说“匠心独运”，“文章出自苦心”，其意思就是说写文章需要在思维上下功夫。文章的成败得失，质量优劣，不光要有对生活的真切感受，而且还要有独特的匠心和良好的思维品格。

从一定意义上讲，凡是优秀的文章，其思维也是独特的。如果疏于动脑，懒于思维，即使“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不坏的思想”，也“会弄成乱七八糟的东西”的。<sup>②</sup>这正如朱光潜先生在《作文与运思》中所说的那样：“一般人作文往往不先将全部

---

① 列夫·托尔斯泰：《致阿·阿·费特》（1870年11月17日），《文艺理论译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229页。

② 屠格涅夫语，引自《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454页。

想好，拈一张稿纸，提笔就写，一直写将下去。他们在写一句之前，自然也得想一番，只是想一句，写一句，想一段，写一段，上句未完成时，不知下句是什么，上段未写成时，不知下段是什么，到写得无可再写时，就自然终止。这种习惯弄成时，

‘不假思索’而任笔写下去，写得不知所云，也是难免的事。文章‘不通’大半是这样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告诫我们：思索、思索、再思索，否则不值得写，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写下来的东西，本身就一钱不值。

所以，思维是写作质量和成功的关键。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手段的思维，不但与写作活动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深深地渗透于写作活动之中，尤其是成文前的运思、构思，以及写作思维过程中内部言语外化为书面语言，都与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且，由于写作主体各自不同的文化知识结构，以及各自独特的认识客观事物的视角，这就使得他们在具体的写作思维过程中，有着独特的感受、独特的认识、独特的个性，表现在写作思维中就有独特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既表现为不重复别人，也表现为不重复自己。所以，在写作活动过程中，不但自始至终伴随着思维，而且这种思维还表现为不重复别人和自己的创造性。因此，研究写作活动就离不开对创造性思维在写作过程中的研究。

在写作领域中，人们一直为“多读、多看、多练”所困扰。那么，获得写作的成功秘密究竟在哪

里呢？这就是创造写作思维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

创造写作思维的研究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可以帮助写作主体对写作过程的运思形式、特点和规律等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从而有意识地、自觉地提高创造性写作思维能力，也可以帮助写作的“局外人”提高对创造写作思维的认识，培养和帮助他们进行写作。

我们之所以不能满足于“多读、多看、多写”的经验性教诲，是因为“多读、多看、多写”还只是一种笼统的、宏观的指导。事实上，不带目的地去看，不加思索地去读，没有方法地去写，写作水平是不会有很大提高的。有的人之所以得力于“多读、多看、多写”，是因为他从“多读、多看”中领悟到了写作的奥秘，“多写”也有了方法性、技巧性的指导。只是这样的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如果我们能够从写作的内部规律入手，着手研究创造性写作思维的特点、结构及其规律，就能够使我们对创造性写作有一个更为明确、更为确切的认识，我们就可以有目的，有措施，有步骤地培养自己的创造写作思维能力。有了这种理论上的指导，再加之传统的“多读、多看、多写”的经验上的指导，写作的能力肯定会大有提高。

力。正是这种创造力，才使人们发现了一条又一条规律，发明了一项又一项技术，创作了一部又一部作品……。如果说思维是人类最美丽的花朵，那么创造力则是它所泌出的甘汁。今天，在我们致力于创造写作思维学科的建设，在我们努力摆脱单纯的写作套路而着力于创造性写作的时候，对写作过程的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就摆到了明显的位置。

对于写作来说，专门论及它的创造性思维，虽然已经起步，但还为时不长。但对于创造性思维的认识却有一段历史了。无疑，要认识创造写作思维，当然离不开对创造性思维的认识。

对于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1869—1907年）：

1869年，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出版了《遗传与天才》一书，公布了他所研究的977名天才人物的思维特征。这是人们最早对创造性思维进行研究的系统资料。因此，后人称《遗传与天才》一书是研究创造性思维的第一部文献。高尔顿这本书的出版，激起了心理学界极大的兴趣，在此之后，社会上陆续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在这一阶段出版或发表的文章大都是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而没有进行实验的研究和实际的证实。

第二阶段（约1908—1930年）：

这一时期，心理学家把创造性思维划入到“人格心理学”范畴中，对创造性思维进行个性心理的

分析。1908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诗人与白日梦》一书，介绍了他及其助手对于富有创造力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等的研究。此外，许多心理学家也从事对创造心理的研究，如美国心理学家华莱士出版了《思想的艺术》，在该书中提出了创造性思维过程的四个阶段——准备、酝酿、启发和检验——的著名理论，至今仍为时人所乐尚。这个阶段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采用传记、哲学思辩的方法来研究创造性思维，并将这种创造性作为人格或个性的表现。

### 第三阶段（约1930—1950年）：

这一阶段，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开始研究创造性思维的认识结构和思维方法。代表著作有克劳福德的《创造性思维方法》和维特墨的《创造性思维》等等。

### 第四阶段（约1950—1970年）：

此阶段以吉尔福特1950年在美国心理学会的一次讲演为起点。他以“创造性”为讲演的题目，提请人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此，研究工作得到积极的开展，论文、专著也在急骤增加。吉尔福特等人还设计了一些创造性思维的量表。

这些研究，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探索富有创造力的人究竟有什么特点。比如，梅肯诺在1960年曾分析富有创造力的建筑师和创造力较差的建筑师在个性心理特征方面的

差异，这些差异通常表现在灵活程度、自信心、勤奋、专心创新程度等等方面。有些研究者，如德拉斯和盖尔在1970年指出，富有创造力的人所以能超过缺乏创造力的人，乃在于他的对待自己和世界的动力、兴趣和态度等个性特征。

另一方面，是探索有创造力的智力过程，一般多是研究儿童和青少年的发散思维过程。比如，德拉斯在七十年代用举述事物的不同功用、相似测验、概念测验等方法测定儿童青少年的发散思维的过程，不仅发现儿童青少年创造思维过程有各种不同的表现，而且发现有创造力的人并不一定是学习成绩出众的人，他们往往有一定独立的态度和自己的兴趣。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关于创造性思维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大多数心理学家探讨的还只是仅仅触及创造性思维的皮毛。比如探讨其特点、表现。至于如何进行创造性思维，论及的还寥寥。对于写作来说，则更是一块荒芜的沼泽地。

提起写作的创造性思维，有人会立即想到大作家，大文豪，似乎只有“家”们才有创造性写作思维。至于创造写作思维能力的培养，则自然只对“天才”或“高智商”者才有意义。这种认为只有写出好作品的那些人才具有创造性的写作思维，即先确定了创造成果再追认其思维为创造性思维，未免混淆了创造写作思维与写作成果这两个不同的概

念。

诚然，写作贵在创造，写作史就是创造史。对写作有较深造诣的人，必须具有创造性思维。但这仅仅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

那么，什么是创造写作思维呢？试图对创造写作思维作出绝对的界定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创造写作思维”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什么性质的科学呢？是一门具有写作专业特点的思维科学，属于应用理论的范畴。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思维科学、写作学、文章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为基础，以写作活动为研究对象，反映写作活动的规律和方法，反过来，用以指导写作的应用理论科学。因此，它不仅有自己的概念和研究范畴，有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具有严密的科学性，而且还具有综合性和实践性两个明显的特点。

所谓“综合性”，是指它所涉及到的范围之广泛而言的。它要建立科学的写作思维品格，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和解释写作活动，就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针；它要正确解剖和阐述写作活动的本质、过程、规律和方法，就要以思维科学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系统论、结构主义等观点和方法来予以分析；它要研究在写作活动的过程中，如何培养和发展写作者的观察力、思考力、想象力和写作兴趣、写作毅力，就要以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进行写作的观察和实践；它要正确分析写作活动内部言语的外化过程，就要以马

克思主义二分法的认识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为基础，运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相关理论作指导。……当然，“创造写作思维”不是这些学科知识的拼凑，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针，以写作活动为基础，取相邻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熔为一炉，形成自己的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所谓“实践性”，是指它的理论和所选用的材料都来源于写作活动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写作实践。同时，它也只有不断地对写作实践进行综合的、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对写作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才有可能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从结果找到原因，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把握写作活动规律，使创造写作思维的理论逐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其次，我们知道，“创造”总是与新联系在一起的，如想出新办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等都是创造，创造活动就是提供新的、第一次创造的具有艺术价值或社会意义作品的活动。创造写作思维也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新颖独特是它根本的属性。我们这里所说的“新颖”，是指进行写作思维时不墨守成规，能破旧布新，是前所未有的；而“独特”，则是指在进行写作思维时不同流俗，别出心裁。

但是，这种新颖独特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只能在比较中加以识别，其中包括时间、空间、程度等因素。所以，创造写作思维也有高低层次或水平之

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层次或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文章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因之，创造写作思维实质上也是一个相对概念，那就是强调写作思维中的创造性成分，将“创造性”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当然，写作思维过程中创造性成分要占多少才算创造写作思维，这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严格标准的。我们只能说，写作过程中创造性成分较多的思维叫创造写作思维。

那么，我们藉以何种标准来判定写作思维具有较多的创造性呢？

可以肯定的是，写作思维的结果必须具有自身的价值（包括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否则，紊乱的思维便也具有创造性质了。

然而，另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我们是应从写作史的角度，还是应从写作主体的角度，来判定写作思维结果的创造性呢？

如果选择前者，认为写作史上第一次产生的新颖独特的思维结果才具有创造性，无疑是有失偏颇的。比如，法国小说家艾杜阿·杜夏丹在1887年所写的《月桂树被砍掉了》一书，首先摆脱了传统的写作思维模式，第一次运用内心独白的意识流动方法，从写作思维角度讲，属于创造写作思维。那么，我们能否断定在其之后的英国的维吉尼亚·沃尔夫的《墙上的斑点》（1919年）、《达罗卫夫人》（1925年）、《波浪》（1931年），美国小说

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929年）、《我弥留之际》（1930年）等作品，在写作过程中，是不是运用了创造性思维方法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就是沃尔夫的《波浪》，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也不因在作家所处的时空和作品中人物意识流动的程度不同，而损伤各自的创造性思维的运思实质。因此，仅从时间的先后，甚或空间方面、程度方面的不同来评判写作思维的创造性是不全面的。

在写作史上，类似的例子是太多了。比如意象派诗人理查德·阿尔丁顿、艾兹拉·庞德等，他们写作的思维方式很难因时间的先后而判别是否创造性思维。其实，他们在写作运思过程中，都运用了创造性思维。就艾兹拉·庞德而言，他是个不断创新的诗人，可以这样说，此时庞德的创造写作思维，不是彼时庞德的创造写作思维。正因为这样，庞德的写作艺术才给人以常新的感觉。这种创造写作思维并不以时间的先后而肯定或否定，而是客观存在的实在。因此，从写作史的角度来判定写作思维的创造性，是以偏概全的。

相反，从作者这一思维主体的角度来判别写作思维结果的创新性则是比较恰当的。无论是我们在前面所列举的杜夏丹、沃尔夫、庞德、阿尔丁顿他们在写作上有多少相似、近似之处，从他们自身写作运思的角度看，都应属于创造写作思维。

如果一名优秀的写作者，在他个人的写作史

上，后期的成果大大落后于前期，那么，我们只能说，他后期写作的思维是非创造性的。相反，如果一名普通的写作者，他每写一篇文章，较之以前都有或大或小的突破，我们就可以说，他每次的写作思维都是创造性的。只是这种创造写作思维应具有自身的价值，至于其艺术价值、社会意义越大，则说明其创造性思维程度越高。

由此可见，如果写作思维的结果在写作思维主体的认知结构中是新颖独到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价值和一定的艺术价值、社会意义，那么它就具有创新性质，这样的思维就是创造写作思维。

当然，如果仅仅认为创造写作思维的特征就在其创造性，那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它更多的是具有主动性，目的性，预见性，求异性，发散性，独创性，突变性等等特征。它可以是正向、逆向的线性思维，也可以是纵向、横向的平面思维，但更主要的是四维的立体思维。同时，写作的整体性与继承性，多元性与联系性，必须要依靠先发散后收敛的思维方式。当然，由于写作思维过程的复杂性，写作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就必然表现出多样而不是单一的特征。这里仅指出几个基本的共同特征：

其一，强烈的写作欲是创造写作思维的有效动力。我们很难设想对写作毫无兴趣的人会写出创造性的作品来。考察写作史上的成功者，其写作动机尽管各不相同，但有强烈的写作欲却是共同的。强烈的写作欲，可以产生百折不挠的写作精神。不同